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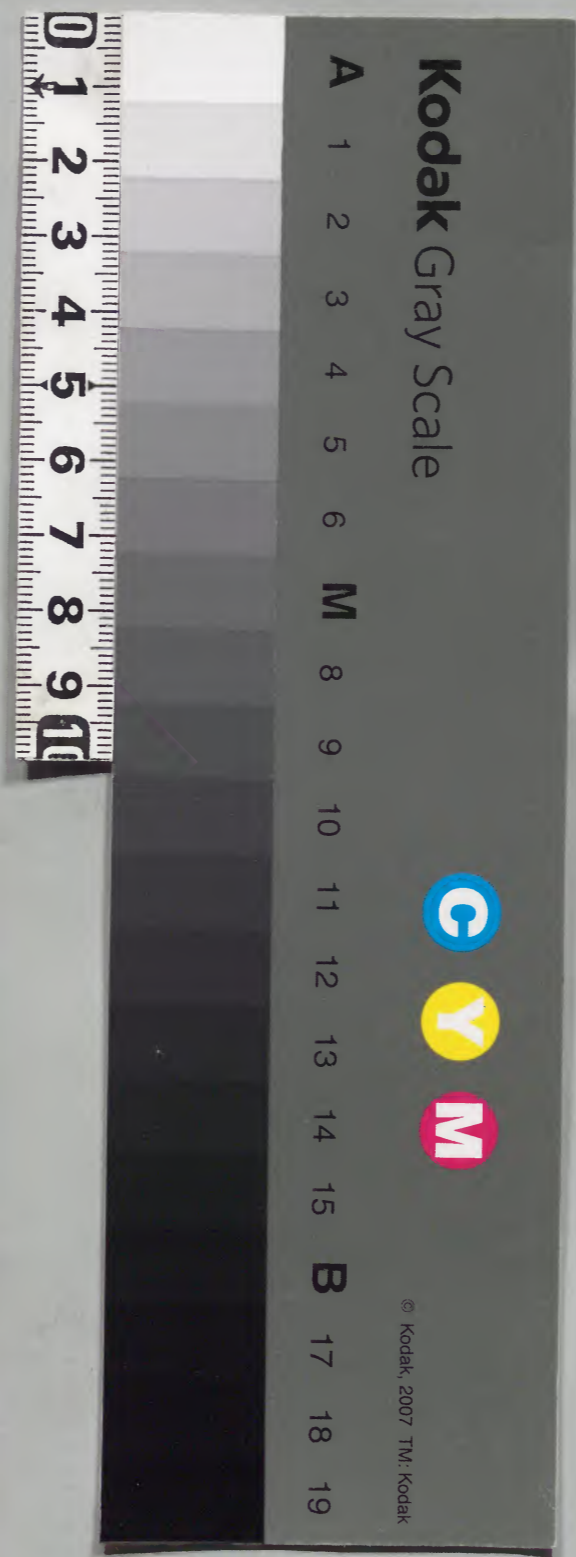
管子推  
十三之二十

漢書門	
九	五
六	七
一	〇
函	號
四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三〇〇	函
九	五
六	七
一	〇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7
冊數	4 ( 4 )
函號	300 8

法家  
宣  
号



管子權卷第二十一

淺草文庫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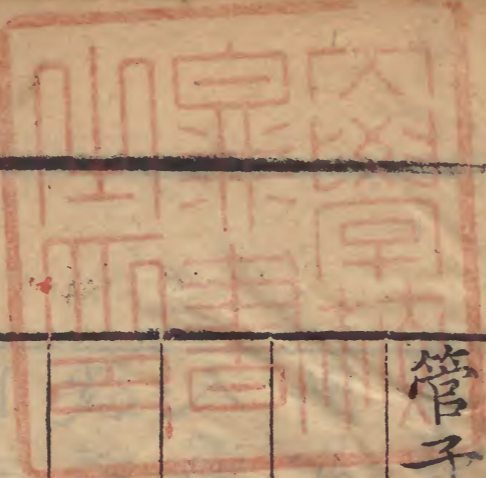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評 鄙人下士之拾餘也無足觀可芟 此等亦



何須下解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圍之備毀矣遠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

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敵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管子 卷之十一 三子六十五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  
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  
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  
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  
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  
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  
毆鬪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  
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  
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  
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  
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  
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  
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  
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  
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

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

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踈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踈遠不私近親不孽踈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

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

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之人輕弃之

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管子 卷之五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

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怒而行也。度怒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阨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



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

以使下芥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芥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革邪化。令徃民移。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夫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

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答怨

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管子解 卷五 十一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祭於日月。無私葆光。

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怨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評解尾忽附問答一條未刪之草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

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

管子 卷三  
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

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赦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高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高。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微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

管子 卷之五  
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  
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  
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  
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  
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  
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  
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險得

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  
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口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  
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  
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未  
轍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  
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  
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  
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為也故



管子 卷之三  
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

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  
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  
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  
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  
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  
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  
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  
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  
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  
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  
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  
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  
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  
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  
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  
欺以輕重。

管子抄 卷三十一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

管子 卷三  
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而以毀為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雖公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慝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

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立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

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王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

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  
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  
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  
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  
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  
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  
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  
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救漁其民以富其家

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  
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  
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  
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  
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  
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  
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

管子  
卷三  
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





管子卷之二十一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  
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  
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  
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  
能進而誅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  
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  
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  
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

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  
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  
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  
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  
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  
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  
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  
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

管子地員篇第六十八  
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  
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  
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  
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  
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  
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

趙按陽凍  
地上也陰凍  
地也秋同  
純言七十日  
陰凍釋秬稷  
百日則過  
不純去是  
在二

五日之內

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  
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  
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  
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  
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  
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  
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演內戰之說聖  
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函風小正之

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筴乘馬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攘農乎傳于術矣術病道利蝕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筴之於國兩收哉上封不如下儲防漸不如嚴始大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為仁不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曰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權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演馬之乘在御以筭為進退緩急凡筭取義于  
 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  
 而廢居猶筭乘馬也虞國舉筭之綱筭之詳在  
 下然亦數盡之矣摠以穀為主用新入陳出居  
 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筭  
 貨略倣國服而更甚之大要即後田氏孟嘗出  
 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子息而  
 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籌而坐贏賈遷  
 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

後世矯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筭乘公  
 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筭大夫家之貸筭  
 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筭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筭乘  
 馬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  
 國常失其地用主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  
 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筭故開闔皆

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足則加二。馬國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則加四。馬國用五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加六。馬國用七不足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馬。演。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國歲歲三分之說也。此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筭其上。下之分。准為開闢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

守補其流。民得其資。國入其贏。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闢在上。無求於民。凡所謂不足。皆凶年也。昧於加之義。則且為培克。橫征實其口矣。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演。前無狗。後無彘。無畜業之貧家。非游民。則窶子也。歲殺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餼之。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弛。

管子地員篇  
者弛有業之息得自力于糊口庸者庸乏生之窮  
得力食于官工後世救荒徃徃集衆興後活飢民  
一戠亡命二圍聚盜三安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  
加不足以流穀而平糴此庸不給以分穀而平食  
所謂平國筭也今至於其亡筭乘馬之君春秋冬  
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  
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筭又失諸夏秋之筭數也民  
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  
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筭乘馬

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  
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  
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  
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  
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  
而功地田筭相圓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則  
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合而通曰  
相圓獨貴獨賤時筭也上吏間壤下壤壤筭也滿  
補開闢則筭乘持流之數此國筭之時守也君不

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通上不以筴  
持流而使澤下流。失其准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  
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貴。財物之  
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  
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  
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  
若干，間壤守之若干。通間壤間歲一種即爰田也  
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藉而民不移。振貧補不  
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  
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磨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  
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二

管子權第二十一卷終

管子權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



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修衣服不衆則  
 女事不恭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  
 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  
 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  
 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  
 里齊諸侯方百里通齊諸侯如漢徹侯一等侯也  
 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  
 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  
 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力歸於上女勤於緝

績微絨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  
 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  
 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  
 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  
 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壞辟舉則民留處倉廩  
 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  
 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歲一十年  
 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五綈素滿

之五在上。故視歲而歲。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評一本鹽鐵官市帳耳。文極俚極奇。三代有之。至漢武以下絕矣。俚無奇。奇無俚。

演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末以寬本末為非。笑但平準坐市不可耳。山海在天地之間。與壤之內。非君主民安得。主井田而授。未有不主于君也。况其山川曠邈。乎自古山林川澤。皆官守之時。以弛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今天下為家。古一畿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禁煩。利出亦夥。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則封建廢。而天下曠蕩。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乎。雖然。以言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

日用飲食而不知吁誰之澤乎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

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

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

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通一篇都為隱情而發反

而用之奪民之隱為君隱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

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

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

桓公曰何謂正鹽筴也止稅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

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

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

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

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一升

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為釜當米六

斗四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

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疆而取升加一疆釜

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疆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鐘二千十釜之鹽七

當米六斛十鐘二萬百鐘二十萬千鐘二百萬萬

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

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

管子

也。鹽。禹筭之。商曰二百萬。禹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筭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通筭市賈之計帳也。

禹筭以一禹筭而例其全也。商今之鹽商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

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四百鍾一月八千鍾十日八千鍾。

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而籍其錢計一月每籍之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

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謂諸君

通備其言加正于正蓋月六千萬正蓋之月額也月之籍三

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乃能以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

利既然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為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

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

給之鹽筭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刃若其事立。若猶

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鈹謂之

服連。輦名所以載軛反羊昭輦居王者大車必有一

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

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每鍼十分

加一分為彊而取之則一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

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五刀一人之籍也。而取之重五六為三十也。則一

之籍得五刀一人之籍也。而取之重五六為三十也。則一

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彊而取其餘輕重皆唯此而

之則一分加七分以為彊而取其餘輕重皆唯此而

行其器彌多然則舉臂勝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

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

之名有海之國亦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雖鹽於吾

國。彼國有鹽而糶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

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

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

百錢之釜以通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彊

官之培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

十五官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自出者又于十

五摠之百加五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

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請加五錢此人用之數也。

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之演有管海王不可無桓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

決川一往赴海不復可塞矣。翦豪擅以馳式征

管子 卷之三 五 四百八十二

寧權奇之正乎但為君者不可不存此兩說微  
管本大病國大誣微桓天下騷然賈之名加于  
天子小奪之禍加于社稷大自古無不衰而興  
利無興利而不亡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評據其本實輕重歛散之權似乎常平便氏之  
法悉其穀物予奪收藉之利乃出平準商賈之  
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子母日與卿大夫荷籌

登壘鬪捷于大駟徵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至  
此乎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傳說耶  
夫見予于奪幾于掩民而掠矣又且曰藉於號  
令使去一至於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  
大盜白書劫于市哉管氏至此乎聖人舍其鉅  
而罪其細曰三歸反坫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偽  
也前誣良大夫後悞漢宋天子○弟皮相文已  
見鼎贖後人行之如葵之周禮耳其昧耶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  
 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  
 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  
 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  
 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  
 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故不可使知之。  
 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其  
 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王霸

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

孔者，其兵不誣。誣，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

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利

也。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

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

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

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  
 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  
 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  
 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  
 什愚者有不廢本之事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  
 富之不齊也且引鍛鍛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

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

於食者謂豪富之家以歲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人有若

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

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

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然則人君非能歛積

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聚均羨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



本趣耕本謂務農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

下相役耳惡能以言人君若不能推其利為治乎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

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

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

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

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

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

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

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

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

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

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古莫可得

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

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

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緡千萬

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萬春以春耕

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饒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關之而賦與之約收其

繒帛方夏農人關之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

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

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

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

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故

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

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

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

是使人不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

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以上戶籍謂之養羸

羸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五者不

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

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

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

石月有二十之籍評移人君作民間一大國戶大

通補廡謂  
游手未作不  
在投田之戶  
但據戶而籍  
則戶之外皆  
得養矣

通補終歲  
之難也  
將相等也  
歲倍之變也  
穀貴而倍於  
幣也

責主名可羞而事不給故後儒有疑周禮偽亦于

國服案之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

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

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三十

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取其利也

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

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所委積也委

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歛於人一人廩

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

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

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

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

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

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

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評

本議不了忽起案三國大發議方引入地脉有此

龍兵法有此陣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

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

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

管子卷二十一 地員篇 三百五十一

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  
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  
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  
稅減。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  
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  
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  
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  
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  
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

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  
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  
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  
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  
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  
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  
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  
民事。而平天下也。詳看他澹澹結法。漢以下不知  
下多少。挽合關照。更自下議。却來多文家地足。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評篇最難解故為詳疏而論之亦意逆之耳大指或可通小小參差自在不求甚解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通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因合於幣之數。乃終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擴。反古莫之通今吳方言謂計大畧。

管子 卷之三  
十四  
曰橫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記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則曰。曰。

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通環一年而周。曰環乘。乘法也。載也。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通周禮國服之法。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通此有省補之意。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通寄幣。即息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通以餘補不足。

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通即上  
滿其准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  
也通與下重加十應此言幣下言穀女貢織帛苟  
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通如國服息幣皆出而  
留券償而還券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通以  
幣息穀又以穀息幣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  
決穀反准賦軌幣通以國奉決散穀及環穀應而  
反輸則以數准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貴家  
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通即上令曰十日而具  
之法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  
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  
令曰貴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康之穀為下  
幣為上評兩相出入上下江南棧積戶質庫賈之  
廢居也又富人兩頭責一蠶一田大要軌法主此  
兩應曰軌曰環曰乘皆還轉之義百都百縣軌據  
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  
下。幣重而萬物輕通此下又幣物輕重貿易廢著  
之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

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藉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泰夏民之

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與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

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

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用，皆先備之。所謂耒耜

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要焉。則象大賈，不得擅其利。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籬屑糶。若干日之

功用。人若干。無貴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糶。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

評公器公衣假民以功事。甚瑣然。一農官司之窮弱。免于貸責。豪富無所牟擅。民費省而峻功。時此



通稱時作  
上之戰器  
物三時三十  
日冬二十日

重農之大政也王者務之何止伯國無藉于官而  
大豪專其重矣又無儲于富人而猾賈居其贏矣  
此與平準相似而利相反也今北方州縣徙移荒  
蕪田土召民歸業開種官為備牛械子粒給之亦  
此法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  
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  
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策  
足以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上  
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賞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

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  
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  
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  
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  
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  
以穀視市擴而庠子牛馬為上粟二家通二家上  
巨家小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評具務  
布幣假補不足農早作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  
又為設散之穀不滯積牛馬歸賦此政之中有權

民與國兩富兵與食交足也興利中此為便策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  
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  
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通千乘戰車之具承上  
康牛馬言稼于曰牧于野故田外之貲壤主具馬  
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之兵車是去丘邑而籍于  
野外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  
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通朝夕高下輕重一為  
軌之本二為軌之輔三為軌之時時之輕重所以

④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  
山國軌古山有虞澤有衡獮祭而後漁斧斤以  
時入平歲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  
利歸侯名山大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  
然則一魚一木掌之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  
課山稅大寬政矣即木權之抽亦大寬政矣且  
權以征商非于民于津關非于山山林陂蕩聽  
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浩蕩之仁哉井田之  
法無有也何也田井授而田外無久歲三征而

甲乘在外軍興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  
謂周一國之供足當今一省之半夏稅秋糧歲  
徭一藝于土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樂業熙  
熙已二百五十年故我  
祖廓清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憲典官常  
之肅賦民之寬三代無有也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

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  
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  
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糴賣  
子者湯以荏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  
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故天  
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祭三  
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歲十一年與少半歲  
祭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莖  
凶旱水洄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管子卷之二十一  
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績千見。緡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通黔落難解，意古謂民黔首，是為民立村落也。乃量定力之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筭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若廢著之，賈居積于隸。通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若廢著之，賈居積于

下以陰要民之急，而隸役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輸上收居利，下無陰隸，此以不平平也。無權而平，則不平矣。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通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阨守

管子卷之二十一  
管子卷之二十一  
管子卷之二十一

豈以阨之贏守豐之賤兩質相徵而九常餘一上  
十當凶而阨穀一而上十藏分于幣十去九當豐  
而饒穀十而去九藏分于穀筴豐則三權皆在君  
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  
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  
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  
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  
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通賈一賈

十賈三十賈百是上一可為十十可為百也故曰  
流筴流變易無常也故百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  
之國比千千比萬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  
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  
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  
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  
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  
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

卷之三  
十一  
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演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  
此一國所流可通隣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  
動未形而守已成第國自為賈以政為決塞平准  
乃使天下貴賤運輸而官市輓載之費不空天下  
乎又無地不騷轉無日不貿遷天下不可以一國  
之治治也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  
之筭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  
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  
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  
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筭十分之一  
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  
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  
輕而守之以筭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  
日月之終復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胥勸焉仁  
務相愛而交往慈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其父  
毋故物之用弘而上乘權以守筭常決運其半以  
下通塞藏其半以上豫年決年塞年出入往來如  
日月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演古王之治曰。既富  
方穀有財有用。故穀幣已盈。則有道以用之。因用  
而教之。樹表置高。以興孝慈。民乃勸行。黃金直食  
以獎農蠶。民乃勤業。一馬田一金衣。以道宦技。民  
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勤業養之數也。勸行教之  
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壅之哉。與民而俱足  
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是用故國上  
下共之也。足國上下善之也。此謂軌守數。唯平流  
泉府之道。故曰決塞塞不流。不流泉不流壅而

擅盈。盈必大溢。壅必大潰。上得足也。乎故後世之  
言興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教富俞  
為禍。駕言于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  
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天下者也有。大公無  
小。權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  
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  
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  
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  
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



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蹶而窘。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

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開之。曰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揀筆永反說。通上五官技。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為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揀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

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  
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  
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  
心禁繆而已矣。評國機三言奇體亦奇以疾徐完  
上以度法禁繆引下文家隱脉周以下無矣。桓  
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  
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  
無患。答。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  
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  
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乎來刑，善  
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演非往而戒來以刑  
禁也。刑禁者，革面不革心，故問心禁。一刑一榮一  
塞之一導之庶其回心，我要以政也。不如聖人言  
德禮。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筭盡於此乎？管子  
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演御神用寶從脚穀物正號  
令國機徐疾之極筭也。下矣。古先王置幣行貝神

設寶龜雖有利用之妙權要主前民而通務以布  
為天下公也寧有陰陽其術矯假其用收一波臣  
東海之子而偽寵以籠富人之資是盜也盜心上  
盜行次則伯者而踣躄之不若哉禹氏玉汝漢金  
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為託重而致御可耳一  
掘關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  
侯有守家不藏文仲山藻以居為重卜也故曰大  
人之器威敬神之也未聞無費數百里桓公曰何  
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關而得龜者

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關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此也

用者其數可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

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今力至反過

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

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

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

海神之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

身而若勞若以百金勞賜之龜為無費之是也是

無費也無而藏諸泰臺泰臺高一日而費之以四

費無價也

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

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可食三軍之師行五

月食音嗣下以意取通行五月丁氏粟足可共三

軍五月食也下文應明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

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

下皆以假子之邑粟即家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

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

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葦築室賦籍藏龜葦更也賦敷也

籍席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

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通七年貢數也

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

壤筴也通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通中二猶什二

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寶取

富家以助筴則貨行流而國安桓公曰何謂流管

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

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

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

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

之蓄飾。以此與今進退。蓄飾者以寶蓄而以飾。飾所謂與今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警服。蒸皆今之權貴也。貴蓄而今飾上曰萬金。下有信焉矣。進退乘時貴則退之賤。又進之賈術。發心而愚民者也可醜哉。此之謂乘時。下文重之相因時之化舉乘時之法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卷之三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賦稅而肥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通肥籍。歛是積貨。于無用。故商工不通。而械器缺。皮幣不來。輕賦稅。則穀貯少。而在官之傳士無祿。山金立幣。准穀而

趙。傳音。立事曰傳。

管子卷之三

三十五

授于下則籍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壅則穀貴農勸  
作而不使流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半祿者幣准  
穀而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半也農  
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  
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使通不得不使  
農作動也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貨通不籍  
歛而足農勤則穀多不輕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  
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  
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急在國何數之有彼  
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  
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通十藏三游上握  
穀之重以御農藏穀祿幣上握幣之重以御士故  
農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  
穀貴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

輕重勸其官能乃可官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

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向數也管子對曰君分

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

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筭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

為廣軌出之屬也通以其壤貢三筭權之輕重而

物與穀高下唯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

朝操毋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毋一輕重決

塞之間而利筭在上大夫賈人無所竊權而自肥

矣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通問止此

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

穀而歛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

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

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

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

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

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

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通

諸侯之賈旅至王畿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  
穀空而農飢則亡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而  
官聚之以居廢高下合民用而牟利則天子不自  
權而諸侯竊權也上之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還利  
以饒而不忠此之諸侯受其出以朋合而相與為  
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亡由天子不知權而下收  
其失是以名教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  
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  
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許景  
公之庸昏猶知曰有粟得而食諸興伯之君卿曰  
守國守穀而已矣鉅橋何以為人散教倉何以為  
人守七國任地富國之士用計然白圭之筭而託  
于管者徒為青苗階厲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  
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必積委  
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  
必有萬鍾之藏藏經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  
之藏藏於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春秋國穀  
強百萬

管子 卷二十二 郭四十七



去參之一。去。城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

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

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

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

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准耳。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橫古。莫反。民皆

受上穀以治田土。秦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

歛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

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今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

於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

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

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

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通。君操國策

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十歲于上。三游于下也。

故大夫之委。不得用賈歛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

厚。而倣國服。而權行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

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

且以盜國背君。况于利筭乎。彼諸侯之穀十。使吾

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

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

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

國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

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旬而踊竟內之

粟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予上戊申救荒議曰。四

方之賈不召而如流。則四竟之穀不定而自平矣。

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

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

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

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向國常有十

國之筭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擴從而以忠。此以

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夫大夫為

無任。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筭。守一縣以

一鄉之筭。守一鄉以一家之筭。守家以一人之筭。

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

有一縣中田之筭。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筭。一家

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

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演殘國亡家藏於篋，理財之至言也。棧臺之錢，鹿臺之布，一朝而令散，豈不大賚之王政哉？顧散所以為何？王者喻于仁，霸國喻于利，穀輕上，攄穀重，下散積分而得半幣，攄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倍三，是計范之計，心所不及而悝圭之口所不屑道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收十年之積，以節于國者，奪于民，民新

以得贏，久以得利，外以得助，內以得歛，上何其功而，下何愚終。歲之穡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當剝歛之無窮，幾十年民其罄矣。為此術者為夫世家，鉅賈之乘，權廢居之厚，曰：同息耳。下英之不如上英之，然而以時英不若以時補助也。是先王之無心于利也。上無心于利，利歸民矣。上有心于利，利培上矣。夫棧臺鹿臺為貸家之出，毋權乎散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又不如長平毋存而子輕民利國亦利。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

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之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  
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  
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  
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  
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  
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  
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  
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筭而藏於幣者也通穀輕散  
幣而據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後布百

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筭也通以上歲之  
穀輕賈去分當下之重賈益分以幣准軌是上之  
二分下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  
歲而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擴穀者也布  
征之籍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  
十戶准十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歛幣以藏藏  
而復布幣重則穀減此以幣軌穀者也上常操穀  
幣之權輕重為散收之通上下故常三上而一下  
曰復筭明歲復准今歲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

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  
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  
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  
什於重君以幣賦祿通禁大夫無什於重而君自  
出穀以幣賦祿而以大夫祿為出是云奪之以會  
也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通歛  
三賦七正是什而去七什三為餘也散振不資者  
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  
也出實財散仁呈我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畜而散

通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畜而散財於民  
謂不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  
壟美其室一以畜為務則農事市庸無所牟利而  
女織亦埋之地而已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  
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  
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繆綃而糶之  
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  
始。桓公曰。何謂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  
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  
同祖。十世則為初。故伏尸滿街。兵決而無止。輕重  
之家。復游於其間。通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  
大夫之委。大夫重藏。輕國皆主。出責。所謂輕重之  
家。游於其間也。唯軍興為甚。史楚漢之任氏。吳楚  
七國之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  
擅其息矣。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  
有始。與四時廢起。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  
之家。以此為射利。而擅贏。今富人大賈。穀冬居夏  
出。絲夏居秋出。其行責細民。亦依為法。曰。兩頭帳  
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  
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  
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  
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  
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

干通用若干平價也重用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

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

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乘馬所謂篋乘馬者臣猶實也篋者

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

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貴在下

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

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

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千五百家為黨

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決州

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通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

物什二皮革等物是也藏於鄉州民用假于上出

之為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物皆然當其用也

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散給之民就而庸之一日

而所決畢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

賞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

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

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

有負公家之債若未報種糧之類者官司知要器

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今就

後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

重之本旨推抑富兼并之家隘塞利門今乃布

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

管子  
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燕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筭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筭。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通直事若事所以省虧國牧

獸人之養也。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少則減之。既廢稱事養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扞殂羸死之罰。去都縣之秩。奪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始以游祠通大夫列民之用。牢筭通而國筭乃通矣。大夫家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異也。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通合游如社會醞飲之類燕會之費與山祠牲牢踊倍國筭。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



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籍  
 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評漢禁三人羣  
 飲君子以為苛此通筴合游又無濫乎不以儉示  
 而以侈淫一時之權非國法也平仲之不捨豆信  
 乎恥盈禮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  
 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決之國有  
 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  
 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  
 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  
 傷水決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產  
 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  
 五勢之數也通漏壤比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  
 給于本而工末末器之貨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  
 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  
 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等公州之節焉以乘四  
 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

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  
 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  
 幣以傾鄰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庸  
 傾為廢居乘時以調耳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  
 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  
 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權第二十二卷終

管子權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

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若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

管子地員篇卷之三  
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黃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山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今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

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

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

使糴貴。巨橋倉在鈐桓。廣子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

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後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

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斛也。十二通。聞散巨橋

矣。不聞以市。繒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

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

為說。可如之何。重言以誣。聖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

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

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

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

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

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泔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東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通主毋聚傭煮鹽，先以垣牆四者愚民而行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而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寄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

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衡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焉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評散散叙次文議俱有可觀澹而奇簡而辨周禮之下大戴之上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



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禹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其

勝禽獸之仇。通勝禽獸，虞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

亦言猛獸勝於外，謂珠玉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

之仇，與下親戚之仇，應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

其逐禽獸如從仇，雖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桓

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

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

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未聞裘何必言雙旅幣有

虎豹之皮，雙武之皮，其為庭實耶？委質如委贄耶？

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神謂之飾。列大夫豹檐。列大夫

也襟謂之檐，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

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

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

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評古

衣皮，庶人質裘，士大夫以上文裘，犬羊賤豹狐羔

虎貴物，有定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于金亦數也。

天之生物數不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



異而少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  
本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  
則五穀米麻之於麥菽亦聖人數乎哉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  
曰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  
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  
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  
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

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  
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  
至機也謂之國機通凡天產陽地產陰為二金木  
水火土為五七者人之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  
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不足以共故以數制謂

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  
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  
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剗以為門

管子 卷之三  
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拆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通讐厭。售而足數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通漢吳筴反。無鹽氏一

管子 卷之三  
九  
歲息十倍乘於兵加之數也。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末流之重。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卒之利矣。其在涂者。藉之於衢塞。通在涂衢塞後之關。權本此立。貲而行。君衡其賈也。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通左右即陰陽。即貴賤之數。持其輕而以重相因。則利常

倍鹽鐵二十國之筭也。錫金二十國之筭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通輕重五穀以調用，則賈不得市，三分之間，積餘臧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竒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也。

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

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減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揆鑪橐而立黃金也。

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中。從穀幣高下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曰定慮。二曰定載。三曰出竟。五曰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曰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通高下中幣金之權百千萬乘馬之制。此亦所云。揆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曰定慮。三曰定載。五曰出竟。十曰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曰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曰定慮。五曰定載。十曰出竟。二十曰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曰萬乘為耕田百萬

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衾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二。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糧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

管子輕重第十  
之以法。則中內。漸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十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桀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極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  
 而用一也。通驅猛獸以利民曰逃爪牙弛山澤以  
 予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  
 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  
 輔已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樸以壹民  
 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偃武右文以為  
 固而安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慕  
 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固山澤立械噐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策  
 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直丘立駢牢  
 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  
 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  
 之壤減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通固山澤  
 而童竭之利筦于上矣械噐益利而搏流守其重  
 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蕃于澤矣  
 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  
 所設盜之所藉無恠乎絕聖棄智蓋塞源之說哉

管子卷第十三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評好譏者嚴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牟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持之者。固猶勝桑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藉。非術鉤之勢。致流然。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

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  
五窳。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  
之長度。(通)長假補助之謂長度。漏澤之謂飢者得  
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  
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  
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操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  
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  
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杞。夏不束柎。以  
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糞  
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  
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  
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  
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  
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  
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評)史以陰謀  
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  
之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

此戰國策士之藉口哉。其積心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于一。故王繆李斯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此為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為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固然獨。可自

行而無那重言誣先王也。過矣。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管子之言曰  
死事之寶此  
三等人皆所  
當極也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疇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然必先富而後強。故輕重詳于足國。乃及足兵焉。

管子 卷之三  
十九  
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  
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  
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  
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鈿之  
數不得為侈。弁馬通曰平是賈不左不右故不得  
侈。弁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鈿無止遠通不推國  
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  
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  
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

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  
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微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  
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  
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  
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微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  
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  
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

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通此句言人  
 力不可恃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罷而相  
 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  
 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夫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  
 歸齊若流故高柱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  
 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輟苦禮切者而重藉於民奉繕

工而使弓弩多匡輟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鶩

之舍近鵠雞鵠音保之通遠鵠鶩之所在君請式

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

趨人三月解弓弩無匡輟者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鶩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道

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鵠

雞鵠鵠彼十鈞之弩不得策撥不能自正故三月

解弓而弓弩無匡輟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

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

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獻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曰。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爾足何求於民也。評祭之用魚。幾何而曰百倍異曰。說夢耶。兒戲耶。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評春秋越荒遠。小侯耳。如何曰。莫強曰。至是。兔藏而露尾也。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

管子  
卷之三  
十二  
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  
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  
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躬之士五萬人。以待  
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

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

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  
稅九月而具粟。又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  
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  
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堯

大曰薪。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起夏有以決。芸。此  
小曰堯。

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獲  
縷之屯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  
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為  
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  
以相給資。則北郭之屯。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  
之利。共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玉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通黃金中蓄石以上不操輕重而重者輕也故曰不工不善使天下得倪而是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沸火為鹽正音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

管子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

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

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通庸募役也與

傭同謂趣民于農不得募聚以煮而煮鹽北海之衆謂此

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

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用鹽獨甚

評當時分國可用糶鹽自嚴封建有行而無糶然

管子卷之三  
則下之食鹽上之引鹽相減于古不知幾矣桓公  
曰若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  
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  
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  
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  
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  
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  
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  
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  
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王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  
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  
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  
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  
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  
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  
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  
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

越謂蠶背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食筒曲之用至蚕熟則去分絳絲以償昔日游財也

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絳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停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楮麻，次日絕蕒，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通本末之于民務相乘六時制之。越于農而輟于賈也不至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食今操不及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許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

衡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于場功，冬穀入于市，賈之窮，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箴，顧以反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可攘其利。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

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寤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華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通。穀金幣為三准。操輕重以流為同筴。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曰虛十里之行。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千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不得弟。其弟妻

越。用食用也。言勇於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於利也。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不得弟。其弟妻

管子卷之二十三 郭音六十三

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

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

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狔他卧切服而

以為幣乎。禹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

不朝。請以瑇瑁玳玳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

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

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

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禹

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瑇瑁玳玳也。然

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詳崑崙去中國甚遠。漢窮

河源猶非真崑崙也。而此曰八千里。何居意。西蕃

別有名國如小西天之類。耶可得而朝也。故物無

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演

珠象文皮白璧瑇瑁玳玳。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

之產皆爭讐其寶以為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上國則壅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今中國四方之夷屬賦貢者皆厚注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彼得通其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市為服也此中國馭夷之大權也

管子權第二十三卷終

管子權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評文議俱鄙淺不足觀



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偽猶有可  
觀所云十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之  
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駟賈之所不屑童兒之  
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况于伯議既陋鄙文  
亦瑣屑脩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  
于書稍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  
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  
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國  
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  
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  
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  
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  
去天下之可得而霸通王德不至諸侯受其怨民  
以興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  
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  
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  
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

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評涕金木于丘壤。東西南北于朝夕。都不相應。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土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奇休切一軻然後成為車  
 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時橋切然後成為  
 女請以今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  
 子對曰不可今發徒諫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  
 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  
 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  
 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  
 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通虜者奴使之  
 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壑諸侯畝鍾之國  
 也饋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壑諸侯常不勝山諸  
 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  
 對曰夫河壑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  
 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  
 豫戒演沃土之民淫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  
 貧瘠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閔中三  
 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  
 之家布衣而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

侯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也。國富可知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鎔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鎔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俸戟。程諸侯五釜而得俸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凶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筦之于上。操其筦。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管子曰：泉兩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眾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

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涿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

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  
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劔而  
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  
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  
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  
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  
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  
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  
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帝然虛

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  
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  
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  
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  
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  
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  
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

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  
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  
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  
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  
為之出賂，為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  
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  
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  
防之戰略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宗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  
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  
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  
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通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  
二棄土不毛，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占  
土為耕，不入於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  
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  
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

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  
強者謂之衡。秩次也。

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

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

也發師置戍人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百鍾之家

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

困窮之數困立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

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予皆案困

窮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

數直猶當也謂決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合之

使百姓皆稱貸於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

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

無兵則以賜貧吐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塚

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

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

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予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

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



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  
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  
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  
大夫城藏通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示野人  
將發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使鄉  
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藏  
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  
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  
大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  
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  
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  
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通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澄明也明穀則習常澄則常常則高下  
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  
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  
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  
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

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  
 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  
 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  
 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以今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  
 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  
 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七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  
 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  
 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  
 刻石而為璧。刻石刻其石。其石刻。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丁仲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瑗之數。

管子輕重 卷二十四 三百二十四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評有窳言亦有窳事耶桓公九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為案石璧菁茅勉于王哉伯

鳥以命之雖然此猶借朝以行寶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知兔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賻求金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璧又能禁入馬則何藉于桓之一匡耶其沒禪也又其微也石為璧東百金又近塵飯桂薪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大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大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誅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蒞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  
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  
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  
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  
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為食其稱貸  
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  
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  
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為鹽梁濟取  
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  
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息  
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  
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  
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  
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  
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  
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  
問曰寡人多務今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  
 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  
 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  
 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  
 俸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  
 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  
 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  
 無券契之責評賈主市也君令朝賈令市君操一  
 物出以曰中純萬錢何市而信之一枝一鼓以決

子息而焚責券富將立貧不徙則亂耳四方之萌  
 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  
 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夫  
 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  
 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莖之  
 於萊純錙緇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  
 人知之聞纂莖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  
 有推馬是自萊失纂莖而反準於馬也通純錙甚

微耳而中十金故纂訖空空則市難得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是失訖而反唯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

豐稔而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錕二十也斗二

合曰錕烏侯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錕二錢也請以

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救粟決其籍若此則齊

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

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

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

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

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

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

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惟蓋衣幕之奉不給

管子 卷之十四  
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評四守皆民之必急市賈之必通者也。非必一國之有上守其謝下又何以禁其通禁之旅必絕市必擾民將貧國將亂。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務左右玄。天使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評即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龍鬪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



管子 卷之二十四  
十七  
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承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評不以脩德肆赦弭天之災而乘天嗇為利乎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瀆人曰：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人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絺，鵝鶩含餘株，齊鍾鼓之聲，吹笙簾，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評此猶繆

而近于正黜一人而國徧施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開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

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

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管子對曰

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桓公曰諾令左右

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墜白其門而高其閭亦

以貴州通之師執折策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

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費石壁而與仍存國之

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

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俸

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

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

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書之債皆消除之不用發

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

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

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  
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蛙  
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  
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  
列投蟲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  
翡翠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  
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通  
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  
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  
冶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買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  
民富許人君將禁游俠以歸本業漢法刑三人飲  
而縱挾彈懷丸男女襍水上乎抑賣之買即賈貨  
賈何遽貧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  
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  
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  
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  
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  
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  
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  
公曰善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曠土江

南所多滌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崇也

評上開游此禁游不計自矛盾乎游手游俠之民

何渠必樹下眯目而望山童子塵塗之戲耳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

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

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

也壁石壁也聘問也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

之舍其作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

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

趙泮一本

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通君禮于有功。困京何功于國而辭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國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

管子

卷二十四

十一

管子全

三百七十五

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  
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通三原從  
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即廢居之說。從有  
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  
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  
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  
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  
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通術市也。經  
術之衢市在焉。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

越。六疑當作去。

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  
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  
此而有二十齊之故。通當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  
上以織籍絲則麻輕而籍多五而十之，其賈倍及  
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而賈  
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故  
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賈之說也。右高左輕，右  
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

是趙刑作形

管子卷之二十四  
左即輕重之變文籍微也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蹙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

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  
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脛之病而天下化之  
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  
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  
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  
十室鞮十七港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  
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  
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  
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卷合陰陽而天下化

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  
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  
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  
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  
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通千即阡陌之穀

兩畔爭食之比于隣界蠶螫也齒之有脣也蠶古

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評

二國常為齊患也以下策多兒戲可言不可行可咲而不可用奕之



變只一局宗之變只一姓百谷之王一水也何貴

乎徒多為陋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緝徒矣反

者謂公服緝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

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緝

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

於此近其境也欲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

人曰子為我致緝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

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

聞之則教其民為緝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

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綫緝而踵

相隨綫緝謂連續也綫息列反緝丘喬反車轂鬪騎連伍而行鬪也士

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

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緝閉關毋

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應聲之正通應聲之正

應君之令而征也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魯梁

之君即令其民去緝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

梁之人糶十百穀千錢齊糶十錢穀十錢二十四月魯

管子

卷之五

七

三百七十五

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

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

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塗樹之枝，潤其年民

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

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以其不墾也。衆鳥居其上，首壯者胡九操，居其

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

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

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

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評以下

多複言無當，改頭換面，移名易姓耳。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柰何？管

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

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

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此萊莒  
謬然不可欺  
二尺重手輕  
重者出說  
類此其為實  
書無矣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莘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

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管子 卷二十四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閱  
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  
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  
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柰何。管  
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  
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通春秋安有趙代戰國  
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  
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誥因今人

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亦修械器於衡  
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  
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  
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  
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  
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  
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  
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  
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演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復出  
想雜撰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多有義皆小  
正支疏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民紀可見焉  
後世唯領一曆書但列時日休咎不載朝政民  
務訪之必于前代典章故老俗談顧于今浸廢  
矣無言國儀民間歲時風俗服食趨忘自子六

十年來輕薄少年多違棄不問冥行所恣耳是  
以民多疾病天札末作歿而閭里貧刑亂滋故  
聖人首曰行時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  
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編矣通  
推曆時生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人相  
乎天規圓為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  
中衡南北以司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  
生也度地有步候天有畧地與天相距南極北

相距之里數皆從矩生皆包渾儀之

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

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統青搢玉總帶玉監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

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

期年通期年冬也漢行刑六盡冬月止教民樵室

鑽鑿墮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擅

權渠繩綵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

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

趙之姚切鑿也鉛理切擅音繩

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說

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

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

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

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

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

藝者謂之賊人通四之日于耜在此十日曰東作

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

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仗之(通)主

如後沒為官奴與城旦春之作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取黃

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

曰毋墜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

山八行減三大(通)大木大山太行夏白蒼秀

禁傷其長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割之夏至而麥熟天子

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

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通)王

毋即后媪土神土旺夏季社夏至之祀也記曰唯

社單出里國人畢作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通)秋曰

嘗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通)國也再廟小

功者小祖(通)家也三廟二廟無功者無祖(通)庶人

祭其先有田祭無田薦田以賞有功也無功者亦

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通)沃以之



得與于祖燕為沃即飲鬯之舉也記君

士故無功者立侍而外觀有功之天祖者所以

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

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天子祀於太畤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

而纁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篳之風鑿動金石之

音通秋金主聲故吹風動音應兌之令朝諸侯卿

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

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

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主通王前句記

曰馬牛羊有在野收之弗禁此王今律所謂入宮

也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

纁黑而靜處通已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

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而齋戒祭者朝者

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

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冬

禮記

日至始數九十二日通自冬至以數

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統黑朝者

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通

而斷伐臘月之木其器牢趣蒞人薪藿葦足蓄積

通水落而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謂之大通通連下句通其積也三月之蓄

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通游民也不耕之害

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通食少而飢

不芸之害也宜獲而不獲嵐雨將作五穀以削士

民零落不獲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

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通當藏不藏霧氣陽

陽死生蟄鳴為其及于來復之候貞元之道也此

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張耒當

弩鉞耨當劔戟獲渠當脅鞞蓑笠當採櫟通耕械

具則戰械備矣通古人寓兵于農之法

輕重庫第八十六 亡

二十四卷終

